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作史者只任快筆不屑闕冗羃曰乎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榮陽令黯恥爲令病
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
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
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俠任
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
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宰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弘猶之爲重臣如當其人矣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
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方別文法湯等數
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知以
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
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
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
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

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

此亦辦對弟之言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令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
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
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
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
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
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
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
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
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部數彊
予然後奉詔詔甚嘉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

鎭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陜津畿至不得渡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追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幾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詞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

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

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克寶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篡革進封豐樂亭侯其後帝幸許昌畿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諡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

定儲

开林守臧之儲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譖之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値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叅以太牢謚曰康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

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蓚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果子以鑒等爲親巳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宫內翌日命驂乘至宫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彦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問臣、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戴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宮導肯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襃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生燒葬一切禁絶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敎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集賓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埜者藏也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埜費損巨億其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魌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嘵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貴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諭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居易敏悟絕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

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鍔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至是孫璹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璹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至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丧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

國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忸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强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秖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

對殿中論執强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

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
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
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逕
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
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
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
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進忠
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
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

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淸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遽爾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祕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
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
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
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
檄云賊且入塞當以將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
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
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
之翰竇玭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
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
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獄可斷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慮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

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鄉中翕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冐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
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
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
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
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泛瀾
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
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
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
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眞宗即
位以毋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畜
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嗚號不食因送永熙陵
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
呂端雖爲監修以不莅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
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既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
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
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
部流内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
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刑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察使荅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閒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
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內地民役登
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
復城之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
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
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
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
其利復請闕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
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
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

盛犬戎未嘗侵境者葢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鎭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 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芸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其筭部毖監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欵附卒如禹偁策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遷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
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
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
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
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
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宜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
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
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
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
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巵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册暮下如此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
王拱宸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
曰姑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
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
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
夏竦即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
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
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
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太
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禁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驛往戍蜀詔趙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横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

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會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平持櫛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小字恨不取燕薊耳）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眞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

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充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安南方平言擧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罷河渡坊場司農幷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于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諡蘇軾爲請乃諡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旣入院即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弼有愧色葢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旣巳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

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文自謂弗及與爲亦來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鎭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鎭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鎭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斂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彊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滴以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権貨

不即予鈔久而當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為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遵止之莖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充鞠真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彬護莖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莖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彬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朝

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

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

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

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

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

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

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

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

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鎭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鎭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鎭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
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
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
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
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
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
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
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
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
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

當有急兵、鎭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鎭擇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服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鎭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鎭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鎭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

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

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

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

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

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

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視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郎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宋人主多極得體之語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脩皆修意修乘間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誤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是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令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公於登第先後淡若水其謀國如是信乎精神不兩用

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鎭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部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賢為耳目以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曰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基云熙寧務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悄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

先生麗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思慮不甚覩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于心眞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

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沙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
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
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
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
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
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
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
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
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
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與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
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
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
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
召先內侍竊謂熈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
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
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
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熈河章
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西事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卒年五十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槩熙寧免役之法

可見危後之淮宜行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本果以語顏戮戮守璎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援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宜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後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

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
命朝廷必稽緩悞事矣議遂寢召為祕書少監軍民
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
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
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
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
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
擾與之以遜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
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
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寀
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
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
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
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隷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
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
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宰
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
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泻州大才之兵屢衂昌祖不救遂棄皁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環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

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旣敝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朴洋洲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旣復鏤榜邊關閒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二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與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徹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漕移畬運人無知者俄而漸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二遺戒不得作佛

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淸獻

終